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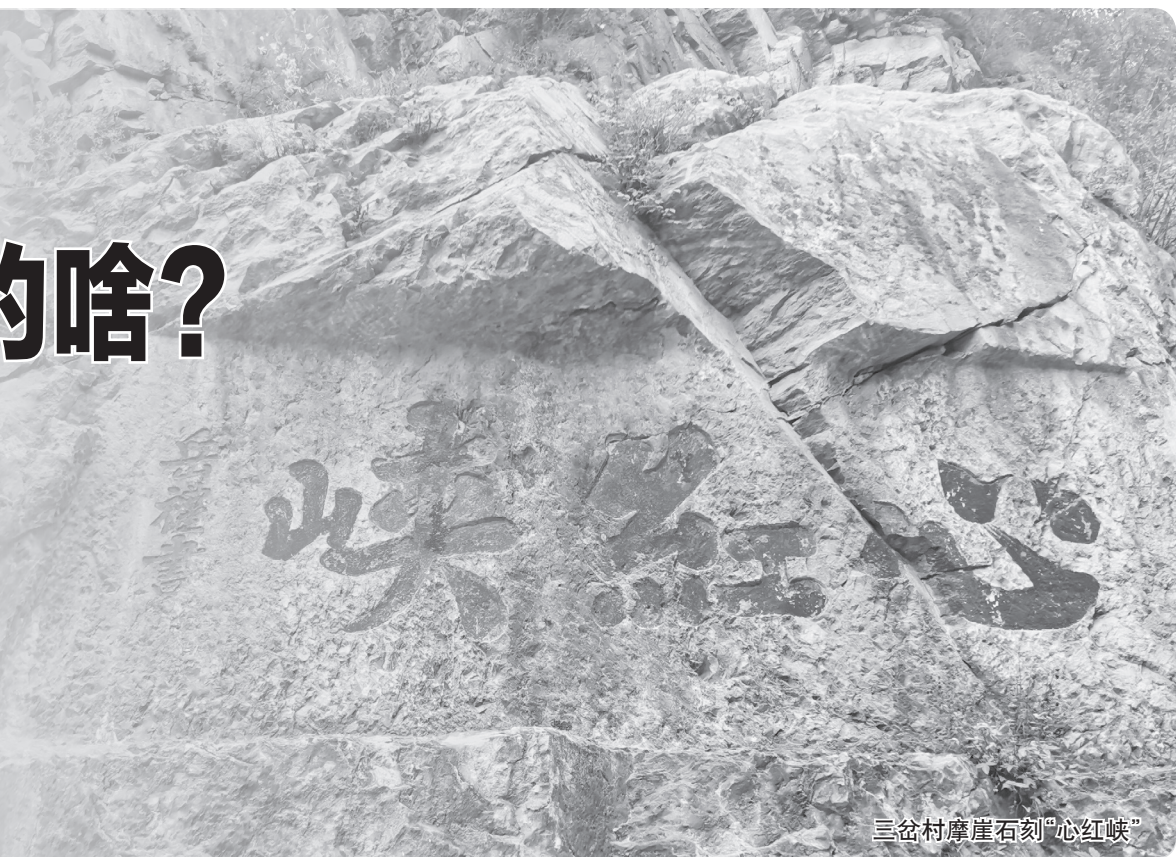
三岔村

心红峡摩崖石刻刻的啥?

本报记者 张琼

“心红峡摩崖石刻为明、清时雕凿,共7处……”循着《凤县志》上的这段记载,9月8日,我们从宝鸡驱车三个多小时到达凤县留风关镇三岔村,寻找该村心红峡石崖上的神秘刻字。

心红峡是连云栈道的必经之地,峡谷幽深,谷底河流奔腾,岩石陡峭突兀,峡谷两侧山势合拢。站在心红峡谷底抬头望天,山势夹缝处可见一抹蓝天,给人“一线天”的视觉感受。在三岔村党支部书记陈东初、村民陈代文等人帮助下,我们在心红峡找到了多处摩崖石刻。这些字迹历经数百年风雨遗留至今,“诉说着三岔村与连云栈道的人文故事。”



三岔村摩崖石刻“心红峡”

崖上的“石崖刻字”有哪些?

“这几天,村里人上山打‘五味子’,在山上常能看见崖上的‘石崖刻字’。”60多岁的陈代文家住心红峡旁的心红铺村(三岔村一个自然村),他嘴里的“石崖刻字”正是县志里记载的摩崖石刻。陈代文说:“那些字是古人过栈道时刻下的,我们家几辈人都见过这些字。”

沿着河谷上行,在河对岸一块大石壁上,我们看到“翠峰排秀”四个字,笔力道劲。旁边竖写落款,已辨认不清,仅有三字可辨认“文□”(按剩余笔画推测可能为“岡”字)题。

“看,这是‘心红峡’三个字,最显眼。”顺着陈东初的手指方向,我们在路边凿平的一方崖壁上,看到了横刻的“心红峡”三个字,旁边竖写着“岳礼书”。陈东初说,但凡往心红峡、心红铺村走的人都能看见这三个字,不觉得稀奇。近些年,文物工作者对心红峡刻字描红保护,看起来更亮眼,这三个字成为心红峡的标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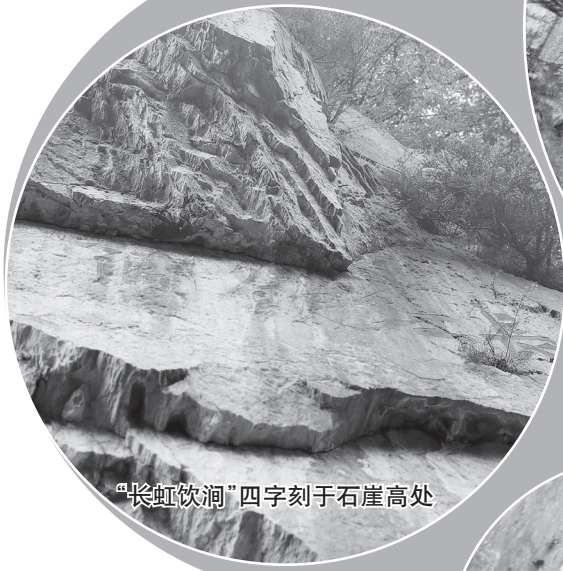
距“心红峡”不远处,我们又在悬崖壁上找到了四处刻字:第一处为竖写“大手笔”三个字,落款“岐山□月重题”;第二处为横写“幽丽奇处”四个字,右上方竖写时间“乾隆四年三月”,左下方竖写落款“析津朱闲圣题”;第三处为“长虹饮涧”四个字,竖写落款“乾隆五年孟秋七月长白方裕书”,下方还留有“仲王”二字;第四处为竖写“太平”二字,其他字迹已剥落不全,难以辨认。

除过这几处刻字,陈东初、陈代文印象中还有“云栈第一佳处”“千流飞雪 万叠堆青”等两处刻字。但因为前段时间河水上涨,一些地方难以到达,我们未能见到这两处刻字。在当地人和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下,心红峡石刻历经风吹雨淋保存至今,让我们得以目睹连云栈道的实物遗存,实为

难得。

心红峡摩崖石刻出自谁手?

在心红峡留下刻字的人是谁?现存摩崖石刻有的作者不明,有的可辨认出作者姓名,如岳礼、文岡、朱闲圣等,他们与心红峡有哪些故事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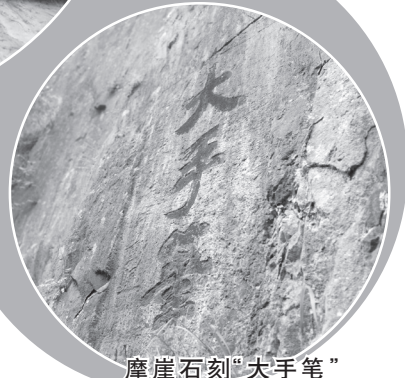


“长虹饮涧”四字刻于石崖高处

岳礼是清康熙年间举人,官至陕西汉兴兵备道。岳礼字会嘉,号蕉园,满洲正白旗人,那木都鲁氏,擅长作诗、绘画。岳礼长时间在秦、蜀地区做官,他的诗画主题也多为秦蜀地区的山川河流景致。岳礼偏爱心红峡,他曾写下一首诗《心红峡口号》:“凤岭才过一半程,篮舆载满白云轻。荆关妙笔都看尽,不及心红峡里行。”岳礼于何时何境走过心红峡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通过他的诗词和摩崖石刻,我们可



石壁上的“幽丽奇处”清晰可辨



摩崖石刻“大手笔”已辨认不出作者信息

以感受到他对心红峡的喜爱。对岳礼来说,心红峡景致奇妙,行走其中是一种享受,仿佛在画中行。

甘肃、四川等一带任职;走过连云栈道,且具有诗词、书法、绘画等文学艺术修养。可以说,他们是走过连云栈道的一个文人群体缩影。

遗留在三岔的栈道情缘

连云栈道作为古时关中通往西南的官驿大道,走过无数南来北往的文人武将、商旅百姓。而文人善于表达、文思敏捷,他们走过栈道时便留下了诗词、摩崖石刻等遗存。

“我自小住在心红峡,这个石板路一直都有,家里老人说,这石板路就是古栈道的一段。”看完摩崖石刻,陈代文说起了脚下的这条老路。

这条石板路虽然长满荒草,但道路痕迹十分清晰,正位于现在水泥路的上方,路旁石壁上就是“大手笔”“长虹饮涧”“幽丽奇处”等摩崖石刻。路上铺着数块大石板,石板大部分被踩踏进土里,只露出略平展的石面。沿着凿痕明显的石阶上行,最宽处达到四米多,可容五六人并排走。陈代文家族在此地已繁衍十代,他曾听老人讲,过去心红铺、三岔一带有许多草房子,供栈道上的人和骡马休息、吃住,十分热闹。

荒草丛生的道路痕迹,幽深险峻的峡谷,使我们并不容易想象此地昔日的繁华热闹景象。无意间,听村民随口说起一句话:“三岔驿,十字路,北去南来几朝暮。”原以为这是当地流传的一句顺口溜,仔细一查,这句话竟出自明代三才子之首、文学家杨慎之笔。杨慎为三岔写诗《三岔驿》:“三岔驿,十字路,北去南来几朝暮。朝见扬扬拥盖来,暮看寂寂回车去。古今销沉名利中,短亭流水长亭树。”

如今,人来人往的栈道已废弃不用,南北往来的古人也消逝在时间长河里,但沉淀在连云栈道里的人文故事,至今还在诗文、摩崖石刻、村民口中流传。

陈仓荟萃

紫荆村的战备地道

杨舟平

紫荆村的战备地道位于凤翔陈村镇紫荆山下,始建于1969年,主地道全长2400多米,连接紫荆村和庞家湾村,至今保存完好。

凡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过来的人,对战备地道不会陌生,这不但缘于电影《地道战》的宣传,还因为那时几乎村村挖有地道,只不过长短大小不同罢了。“地道、大口井、水车”几乎是那个时期关中平原农村的标配。我清晰记得小时候常和一伙玩伴瞒着大人去当时已废弃的地道玩耍,惊起蝙蝠飞蹿的情景。当然,我们村的地道早已不复存在了,但我仍记得它的位置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,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,毛泽东主席提出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口号。为响应这一号召,群众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就开始了。很快,广大乡村的地下人防工事如网密布。

如果要上溯地道作为战争工事的历史,至少从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就开始了。唐朝大将李光弼利用地道战,把地道一直挖到叛军史思明的大营下面,出其不意,神出鬼没地打击叛军,创下了军事史上以弱

胜强的战例,为平息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还有就是发生在1928年的凤翔攻城战,民国军阀宋哲元率部攻打盘踞在凤翔城的军阀党玉琨,由于凤翔城异常坚固和党玉

琨部的抵抗,宋哲元就利用秘密挖掘地道的方式,从凤翔城东湖公园西北角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,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,将地道一直挖到凤翔城墙根下,然后在靠近城

墙的地道内放置共约4000公斤的炸药,接通引线。随着宋哲元一声令下,一声巨响,城墙被炸开一个大豁口,凤翔城终于被攻破了。可见地道作为战争工事在我国由来已久。

紫荆山下战备地道的挖掘是从1969年开始的,根据兰州军区、宝鸡军分区、凤翔县武装部的命令,组成工作专班,以原紫荆大队11个生产队的村民为辅助,以全陈村公社的基干民兵为主,实行三班倒,24小时不停工。用镢头、铁锨、架子车等工具人工挖掘,先后出动劳力近万人次。地道内成弓形,宽1.7至1.8米,高1.8米,历时8个月完工。地道内设指挥室、值班室、仓库、医疗室、土炕、灶房、饲养室、储水窖、厕所等窑洞,可容纳4200余人,以防空袭。

原紫荆大队有980多户人家,家家挖有地道,户户相通,队队相连。地道内深浅窑洞交错,犹如迷宫,主道可达紫荆山下与外界相通,道口设有射击孔、机枪口、观察孔,是当时兰州军区的一个重要战备地道,紫荆村因此被命名为模范战备村。紫荆村现存地道内,原始

标语、窑洞编号和名称等字样清晰可见。

如今,全国完整保留下来的战备地道屈指可数,著名的如甘肃肃南四分村的战备地道等,挖掘时间大致与紫荆村地道相同。近年,紫荆村依托彭德怀西府出击指挥部旧址、紫荆山综合实践基地、三季万亩花海等特色资源兴乡富民,同时开发战备文化,对地道进行清淤、清污等修复,还原地道原貌。

参观完地道后,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。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,没有使用任何现代机械,完全依靠人工,一块块土方是怎么运出的?当年挖掘地道的民兵、村民以及工作专班人员大多已作古,许多细节已无从得知。只要人为、地质因素不破坏,地道依然留存……这段红色的历史记忆,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智慧力量。当年一触即发的战争硝烟已悄然远去,铸剑为犁的和平岁月自然是代代老百姓的日夜期盼。

战备地道那抹红色的记忆,至今仍掩埋在我们的脚下,掩埋在历史的沧桑里,但愿它不被淹没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(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紫荆村战备地道遗存